

# 文革

## 在中國歷史的定位

薛 邁 著



# 文革在中國歷史的定位

薛遒 著



博客思出版社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革在中國歷史的定位 / 薛道 著 --初版--

臺北市：博客思出版事業網：2015.11

ISBN 978-986-5789-75-6(平裝)

1.文化大革命

628.75

104017675

文革大系1

# 文革在中國歷史的定位

作 者：薛道

編 輯：高雅婷

美 編：高雅婷

封面設計：塗宇樵

出 版 者：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發 行：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地 址：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1號8樓之14

電 話：(02)2331-1675或(02)2331-1691

傳 真：(02)2382-6225

E-MAIL：books5w@yahoo.com.tw或books5w@gmail.com

網路書店：<http://www.bookstv.com.tw>

<http://store.pchome.com.tw/yesbooks/>、

<http://www.5w.com.tw>

博客來網路書店 <http://www.books.com.tw>

總 經 銷：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劃撥戶名：蘭臺出版社 帳號：18995335

華文網路書店、三民書局

香港代理：香港聯合零售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新界大蒲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樓

C&C Building,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ew, Territories

電 話：(852)2150-2100 傳真：(852)2356-0735

總 經 銷：廈門外圖集團有限公司

地 址：廈門市湖裡區悅華路8號4樓

電 話：86-592-2230177

傳 真：86-592-5365089

出版日期：2015年11月初版

定 價：新臺幣420元整

ISBN：978-986-5789-75-6(平裝)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文革，一場的思想革命！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

然而，在人類歷史上，文化革命作為社會劇烈動盪時期的觀念映照，則古來皆然。

2500年前，柏拉圖記載下古希臘的「文化革命」：「教師懼怕、吹捧學生；學生輕視教師。年輕人和老年人平等，而且隨時會在言語上或行動上與老人頂撞；老年人俯就年輕人。」（《理想國》）

800年前，陸遊記載下中國宋朝理學運動的「文化革命」：「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敘》，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困學紀聞卷八》）

如果說，古希臘「文化革命」是奴隸制形態下的文化衝擊，古中華「文化革命」是封建制形態下的文化衝擊；那麼，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則是資本主義形態下的文化衝擊。

五四運動分明是一場沖決千古傳統羅網的文化革命。李大釗、胡適、陳獨秀領袖群倫，魯迅更激進地宣言與舊文化的決裂：「少看——甚至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華蓋集·青年必讀書》）

而早於魯迅的孫中山則無愧文化革命前驅。他在少年時便以激進作為和同伴大鬧廟宇，「褻瀆神靈」，將家鄉供奉的神像斷手指、刮臉皮、砸耳朵，致遭鄉民雷霆之怒。

孫中山期待文化革命：「想要中國進步，不但對於政治主張革命，就是對於學問也主張革命。要把全國人幾千年走錯了的路都來改正，所以主張學問和思想都要經過一番革命。」（《知難行易》）

文化革命——思想革命！

這個使命，他留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擔起孫中山的囑託。——這是中國歷史的囑託，是世界文明史的囑託。

西元前500年，人類的軸心時代。（亞斯培爾斯）

古希臘，古中華，古印度，古猶太……，各文明古國以不同

形態先後經受社會大變革的洗禮。在民族撕裂與整合中，東亞和西亞，東方和西方，被鐵與火的鍛壓，共同迸發出文化革命的強烈吶喊。

蘇格拉底以身殉志。他在臨刑前向雅典人疾呼：「你們不能只注意金錢和地位，而不注意智慧和真理。你們不要老想著人身和財產，而首先要改善你們的心靈。」（《申辯篇》）

猶太先知為國破家亡自省自贖，將以色列的民族復興與崛起訴諸耶和華一神獨尊：「耶和華你神必將你心裡和你後裔心裡的汙穢除掉。」（《舊約·申命記》）

釋迦牟尼以「佛」的名號呼籲眾生「覺悟」，將戒、定、慧的自我修養，指向「平等地」的至高境界：「得淨利養，與眾共之，平等無二。」（《遊行經》）

老子「道法自然」，破除夏、殷、周三代尊天尊神的傳統觀念，已經奏響文化革命的強音；而以「德」遵「道」配「道」，更將循「天之道，利而不害」而靈台翻新的重擔，壓在了中華子孫的肩上。

孔子清醒地正視社會現實，將老子「道」之崇高變通為「仁」之實用，明確了以「自愛愛人」為核心的倫理學說，打通了文化革命成果向儒學思想體系轉化的路徑。

「明明德」！從此，儒學思想體系以「忠恕」為最高準則的道德訴求，貫穿兩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

文化革命的內在指向——思想革命！

它不是道德說教，不是「強迫崇高」，也不是宗教囈語，更不是扼殺個性；它是糾正幾千年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影響下人類對個體性的畸重，喚醒人類對自身社會性的自覺認同：人只有在「為他」中，才能實現「自我」。

人類，是個性與社會性在對立統一中發展壯大的群體。個體生存，在於整體向心的穩定；整體發展，在於個體創新的推動。

人類，必須從私有制和私有觀念中走出自省之路；而文化革命，便是為著自省的主動作為。

毛澤東承前啟後。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對西元前500年人類軸心時代的呼應，是對人類觀念變革之訴求的昇華。

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開宗明義，宣言了思想革命在這場運動中的地位。

《五一六通知》：「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十六條》：「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

然而，毛澤東超越歷代先哲，把文化革命從宗教殿堂裡解放出來，從抽象的倫理道德、哲學體系中解放出來，將其置放在現代科學的理論基座上。

毛澤東清醒地正視資本世界的畸化：特權恣肆，金融敲詐，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他摒棄脫離社會實踐的面壁思過、祈禱懺悔、閉門修養，而將人類觀念的變革訴諸最廣大民眾反抗極少數特權階層的階級鬥爭，訴諸人民主權制約和剝奪官僚壟斷的政治革命。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繼承、發展和昇華了封建社會的政治科學與資本社會的政治科學；它以對馬克思主義的開創性實驗，完成了社會主義的政治科學。

社會主義政治科學的確立，標誌著毛澤東思想昇華為毛澤東主義。

# 文革在中國歷史的定位

文革，一場思想的革命！	04
一、魯迅：文化革命的旗手	1
1、瞿秋白：《多餘的話》	2
2、旗手之一：為文化專制吶喊	20
3、旗手之二：為文化革命吶喊	33
4、旗手之三：為新民主主義吶喊	54
二、反右——文化革命的序幕	72
1、胡風冤案——在革命的祭壇上	74
2、羅隆基：中國新生資產階級蓬勃生機的代言	94
3、王蒙：新中國青年知識份子時代作為的呼求	118
4、從高崗到彭德懷——農民革命的歷史挽歌	141
三、文化大革命——確立毛澤東主義	172
1、劉少奇：理想與幻想	173
2、文革之一：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199
3、文革之二：觸及靈魂的思想革命	218
4、毛澤東主義：21世紀的思想之光	240

#### 四、改革開放——文化大革命的遺囑執行 261

- 1、遺囑執行一：向私有制和私有觀念致敬 262
- 2、遺囑執行二：向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致敬 281
- 3、遺囑執行三：向資產階級民主致敬 300
- 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318

#### 五、中國領導世界 346

#### 附錄：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360

- 1、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內在趨向？ 361
- 2、公有制與私有制在對立中同一。 361
- 3、資本主義不能完成否定私有制的歷史使命。 362
- 4、推進資本主義革命的使命歷史地賦予社會主義。 362
- 5、社會主義是轉化資本主義的全過程。 363
- 6、帝國主義意味著社會主義步入成熟。 363
- 7、社會主義是世界人民的共同使命。 364
- 8、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365
- 9、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世界。 365

#### 主要參閱文獻及引文書目 367

一、魯迅：文化革命的旗手

# 一、魯迅：文化革命的旗手

魯迅書贈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當眾多「暮鴉」如孫科、蔣介石、汪精衛競相留崇陵遺響，當眾多「精禽」如李立三、周揚、郭沫若高翥向滄海揚波——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此時的魯迅，驚聞瞿秋白飲彈，愴然泣下，擲筆當哭：「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魯迅心頭滴血，淌幾多苦楚，幾多哀傷！

瞿秋白寫下了《多餘的話》。

2

## 1、瞿秋白：《多餘的話》

眼底雲煙過盡時，

正我逍遙處。

——瞿秋白：《獄中題詩》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長汀。

從長汀公園到羅漢嶺，1000米的捐軀路，瞿秋白揮一道《國際歌》流，向長空，向雲霄，向中華大地。

軍警虎視，兵衛森嚴，則恍似過眼雲煙；

刺刀林立，槍頭染恨，原不過衰草天粘。

沒有鐐銬的沉重，卻有小亭獨酌，飄一番杜康的瀟灑；不見白的恐怖、紅的血腥，卻滿目天高，地廣，江河如畫……

瞿秋白盤足而坐，放眼顧盼。

青山背倚，綠茵鋪陳。「此地甚好！」他頷首獨語。伴松風悄吟，為著欲彈的安然。

赴死，一似閒庭信步。寫盡了殉道者為理想的從容，思想者為信仰的徜徉。

瞿秋白生命化虹，為茫茫中國耀一團共產主義七彩光；他同時留下《多餘的話》，為芸芸眾生抒一紙無情的自省。

呵，那孤獨的背影——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多餘的話》開篇撲出一個「憂」字，道盡瞿秋白內心的沉重。

進退憂，生死憂。「憂」如一座大山，壓迫瞿秋白寒來暑往；而掙脫這壓迫的努力，則成為瞿秋白生命的全部意義。

為誰而「憂」？

「我在母親自殺家庭離散之後，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考進北大，研究中國文學，將來做個教員度這一世，什麼『治國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沒有的。」至於學俄文，也不過是為了「謀一碗飯吃。」（《多餘的話》）

——為自我而憂！

瞿秋白家族本是世代鄉紳。但是，「我家因社會地位的根本動搖，隨著時代的潮流，真正的破產了……我的心性，在這幾幾乎類似遊民的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中，鑄煉成了什麼樣子我也不能知道。」（瞿秋白：《餓鄉紀程》）

同魯迅一樣，瞿秋白從封建士紳群中淪落，成為農民的別樣形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心路歷程，欲將何往？

辛亥革命後，又一輪特權階層沉渣泛起，中國社會腐敗依舊；而五四運動卻借得俄國十月革命烈焰，燃動中華變革的燎原之火。「社會現象吞沒了個性，好一似洪爐大冶，熔化鍛煉千萬鈞的金錫，又好像長江大河，滾滾而下，旁流齊匯，泥沙畢集，任你魚龍變化，也逃不出這河流域以外。」（瞿秋白：《餓鄉紀程》）

時勢造人。大潮火海，誰不裹挾其中？

家族破敗的小悲劇，迅速匯入民族淪亡的大悲劇中。墮入社會底層的瞿秋白，同底層一起呼吸著腐臭的空氣，承受著血淚的壓迫。

底層的命運，底層的情感，湧動底層的抗爭和底層的希望。

歷史風雲把瞿秋白卷入革命大潮。

為了民族覺醒，瞿秋白毅然赴俄：「倒懸待解，自解解人也；徹悟，徹悟，餓鄉去也。」

他勉勵自己：「擔一份中國再生時代思想發展的責任。……求一個『中國問題』的相當解決。」

他寄情同胞：「我絕不忘記你們，我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

路。」（以上均見《餓鄉紀程》）

那為自己討一碗飯的「憂」，被人民革命潮起潮落洗禮，向著「憂」天下黎元昇華：「隻身孤影，心靈中無窮奇感，『我』的一部分漸起變態，暗昧中常有社會的『我』的意識冷嘲熱諷。」（瞿秋白：《赤都心史》）

——為民族而憂！

那是社會「大我」對個人「小我」的批判，那更是瞿秋白自我改造的自覺。他感受著歷史之喚，心中熱辣辣地騰起「天將降大任於斯」的自豪：「驅策我，由宇宙的意志。」（《餓鄉紀程》）

「宇宙的意志」——人類解放的千古宏願，聚為共產主義的時代追求，從此成為懸在瞿秋白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使他朝乾夕惕、戰戰兢兢地走過一個共產黨人本應走的自我改造人生路。

那是小資產階級向著共產主義者的昇華路！

那是背負十字架的滴血路！

路盡處，羸弱的瞿秋白，同著羸弱的耶穌，以上帝——人民的靈，為他們的門徒，矗立起一座「叛徒」的豐碑！

這是怎樣的豐碑呀！

我們還原歷史，竟驚奇地發現：南昌城頭第一槍，原來秉承一個文弱書生拋出的令箭。

南昌暴動，廣州暴動，秋收暴動……瞿秋白的吳儂軟語，炸萬鈞雷霆，震亂雲明滅，催發工農起義的急雨驟風，猛烈沖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官僚特權集團糟踐中華肌體的膿毒污穢。但見檄文到處，迭起造反大潮，紅色根據地星羅棋佈，革命之火遍燃神州。

「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可是我卻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殺一隻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多餘的話》）

反動派的血腥屠殺，教育和改造了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善良的幻想和懦怯。

1927年4·12白色恐怖，攔腰斬斷激情澎湃的北伐鐵流。共產黨人成批倒在血泊中，中華民族重陷深淵。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瞿秋白戰勝自身的軟弱，挺身而出，擔負起中國共產黨新一代領袖的艱巨責任。

革命！中國共產黨不能沒有革命。

瞿秋白在黨的五大上嚴斥右傾：「中國共產黨內有派別存在著，有機會主義存在著，它們正在危害著我們的黨。如果我們不明白的公開揭發出來，群眾和革命就要拋棄我們了。我們不能看『黨』的面子，比革命還重要。一切為革命的勝利，這才是我們的信念。」（轉引自張琳璋：《瞿秋白》）

黨，並不比革命重要！放棄革命的黨，一定被人民拋棄。

這是中國共產黨緊急關頭的歷史轉折！

革命，詮釋這個「轉折」。

如果說，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李大釗、陳獨秀最早把馬列主義引進中國；那麼，瞿秋白則是這個先驅群中引進俄國革命於中國實踐的優秀代表，他為毛澤東奠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基礎。

如果說，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華民族的轉捩點，1935年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走向勝利的轉捩點；那麼，1927年的「八·七」會議，則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卓越領袖們挺立于白色恐怖中，以對列寧主義的重新解讀，成為中國革命指導思想的戰略轉折。

這是偉大的轉折！

蔣介石大屠殺教育了共產黨人，而史達林向中國的共產主義擴張也教育了國民黨人；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不管建立什麼樣的統一戰線，不管是議會競選還是改革開放，歸根結底，雙方的生死對決才是實質。

八·七會議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文鬥」轉向「武鬥」，從「偏師」轉向「主力」；它不再附庸國民黨，而是以主人身份沖上政治舞臺。

這是中國共產黨走向勝利的開端，也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開端。這個「開端」，以瞿秋白的名字為標誌。

「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雲梢。」（瞿秋白）瞿秋白準確地把握了列寧新民主主義的要點，明確了「無產階級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意義、武裝鬥爭的重要作用等問題。」（楊尚昆：《在瞿秋白同志就義5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中國共產黨人艱難求索：列寧新民主主義——無產階級主導、工農聯盟、暴力革命，如何轉化為中國革命的特定形態？

瞿秋白試圖解決而毛澤東最終解決的，是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問題：即俄國資本主義得到相當發展而中國基本是一個農民社會的現實差距。

列寧新民主主義寄成敗於工農聯盟，毛澤東新民主主義則幾乎是以共產主義為指向的徹頭徹尾的農民革命。

瞿秋白進行了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理論開拓，毛澤東付諸實踐。

瞿秋白的「民族之憂」，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激勵下昇華。

——為革命而憂！

革命，是共產黨的靈魂，是共產黨人的本色。

反擊蔣介石和汪精衛，以血還血！以牙還牙！全黨在沸騰，革命在沸騰。共產黨人勃發犧牲精神的偉大衝動，塑造著激情的瞿秋白：「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採取毫無顧惜的消滅政策。……共產黨對於農民的殺戮豪紳地主的運動，是努力贊助而領導的。」（《武裝暴動的問題》）

那是澎湃的「左」的激情，那是挺胸赴死的「左」的犧牲精神，那是求取人類解放的「左」的崇高理想。

然而，「左」，並不能保證革命勝利。

瞿秋白用革命的左傾催喚起全國的左傾，遍及全國的工農起義導致遍及全國的工農在短短時間裡百萬人戰死沙場，革命被迫轉入低潮。瞿秋白沉痛檢討：「廣州暴動失敗以後，仍舊認為革命形勢一般存在，而且繼續高漲，這就是盲動主義路線了。」（《多餘的話》）

盲動主義沒有止步。在瞿秋白之後，崛起了更加左傾的李立三，進而形成王明集團左傾宗派、左傾冒險甚至左傾殺戮的畸形擴張。

信仰是崇高的，信仰的底座卻並不堅實；投身無產階級革命，不等於小資產階級脫胎換骨。

瞿秋白這個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最大理論家，並沒有認真讀過幾本馬克思主義著作。他反省：「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部分……我都沒有系統地研究過。……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的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多餘的話》）

瞿秋白如此，等而下之的王明集團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們

呢？

瞿秋白的反省，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反省：沒有系統的理论，難免自欺欺人；而脫離實踐的自負與空談，更貽害無窮。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便是沉痛教訓。

其實，紅軍敗于蔣介石百萬大軍，只是表像；事實上，不待蔣介石圍剿，紅軍慘烈的內訌與自殘，已經自己打敗了自己。

那是蘇聯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中國版。

王明被「史達林模式」扶植上臺，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發出了極左的動員令：「在全黨展開政治鬥爭，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全面徹底地改造黨。」（轉引自戴茂林、曹仲彬：《王明傳》）

王明集團慷慨激昂地揮舞幾篇共產國際的文件，祭之為尚方寶劍，然後「人劍合一」，自封為真理的權威，居高俯視，用「左」的冠冕堂皇，煽動小資產階級狂熱，將根據地的肅反鬥爭無限擴大，製造著革命隊伍內部血淋淋的屠殺和慘兮兮的冤案——

紅六安獨立團肅反，1000人的團竟逮捕200多人，班長以上幹部一律定為反革命；

紅320團肅反，49名連以上幹部全部被殺；

紅73師肅反，逮捕3000多人；

紅25軍肅反，營以上幹部全部被捕，大部被殺；

紅4軍肅反，兩個多月殺害2000多人。包括兩個師長、1個師政委、8個團長、5個團政委、25個營長、2/3的連指導員、1/3的排長，還有縣委書記、特委委員……

成千上萬人被錯殺。「當時的小山上、沙坪裡堆滿了死屍，狗吃紅了眼，……解放後在這裡蓋農場，挖的全是人骨頭，並且這一塊到處都是這樣，很難找到沒有骨頭的地方。」

不獨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左傾；即便毛澤東，也同樣左傾。那使毛澤東聲名狼藉的「富田事件」，便清晰地勾畫出這個「山大王」——農民革命領袖難以掙脫的小資產階級根性。

毛澤東斷言「富農路線」統治黨和軍隊，敵特滲入紅色根據地政權。他強令紅20軍肅反，竟從副排長到軍長，所有幹部被捕，大部被殺。

肖克將軍後來回憶：「僅1930年11月至12月的一個多月裡，在不到4萬人的紅一方面軍內，打了4400多個AB團，殺了幾十個。」

徐海東大將後來回憶：從1932年10月到1934年11月，鄂豫皖

蘇區4次大規模肅反，「全區共逮捕了3900多人，殺害了2500多人。」

賀龍元帥後來回憶：「明知他們都是好同志，但就是救不了他們的命。」（以上資料及引文均見曹英：《紅色檔案系列之二：中共早期領導人活動紀實》）

為什麼？

因為，「左」是共產黨的命根子，是革命的普遍認同；離開了「左」，就沒有中國革命，也就不需要共產黨人。

共產黨以弱小之旅，抗擊舊勢力虎狼之圍，如果沒有「左」的強力衝擊，就無法殺出一條血路，奪來生存之地；而無產階級政黨作為新生力量，又具有不可遏止的生命活力，它天然地迸發著掃蕩一切的青春朝氣。

一旦失去這「衝擊」與「朝氣」，新生也就化為腐朽。

事實上，富農路線即右傾投降主義對革命隊伍侵蝕巨大，敵特的滲透、反間、暗殺，也嚴重威脅紅軍的生存。

解放戰爭後期，蔣家王朝風雨飄搖，國民黨整師整軍整戰區的起義，極大地改變了敵對雙方的力量對比，縮短了中國革命的進程。相對而言，井岡山時期紅軍弱小，林彪尚且有「紅旗能打多久」的疑問；而上海中央一個顧順章的叛變，便幾乎暗算了整個中共領導機構。所以，強敵環伺中的反水隨時可能發生，紅色政權隨時可能毀於一旦。保持高度警惕並嚴厲肅反，絕對必要。

然而，矯枉過正，竟是歷史不能更改的規律嗎？

「極左」的自負、狂熱與愚昧，演繹著「肅反」擴大化的鬧劇，反過來戕害革命自身。徐向前元帥後來回憶：「肅反」主要針對三種人：從白軍過來的；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

清一色工農幹部的要求，為壓制不同意見、打擊同志合法化。徐向前說：「張國燾藉口肅反，建立個人統治……陳昌浩就更凶嘍，捕殺高級幹部，有時連口供都不要。這個人幹勁十足，但容易狂熱。」（轉引自曹英：《紅色檔案系列之二：中共早期領導人活動紀實》）

借肅反爭權奪利，拉幫結派，乃至於任意羅織罪名，殘酷殺戮，排除異己，成為共產黨在自己隊伍中埋下的李自成兵敗、太平天國傾覆的隱患。

這隱患的製造，也便與李自成兵敗、太平天國傾覆的原因相同——小資產階級根性。

小資產階級根性是私有制和私有觀念賦予小生產者的特殊性。

私有制、私有觀念與公有制、公有觀念是對立的同一體。在小生產者身上，有著對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潛在認同，它表現為農民的善良、純樸和反抗不平的義無反顧，因之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天然同盟軍；而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封建遺存，則賦予農民對個體利益的執著與眼界的狹隘，因之又是資產階級革命謀求個性解放的親密盟友。

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便是農民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形態。

當小資產階級把自己等同於革命的時候，他能夠以生命的付出表達對革命的忠誠；也能夠以個人情感和偏見誤導革命：「左」的可敬、可愛，與「左」的可悲、可恨，交融在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血液中。

「左」與「極左」沒有絕對的界限。從羅伯斯庇爾的法國大革命到巴黎公社，從列寧的「戰時共產主義」到史達林的「大清洗」，從毛澤東的「延安整風」到文化大革命……「左」，無法逃離一個命定的歸宿：「虛擬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七》）

高處不勝寒。

小資產階級必然地匍匐於「極境」之下。掃蕩了舊權威，必然頂禮新權威。「對這種『新權威』的信念、信仰和忠誠心，越熱烈，越純粹，就越會變得激進得沒有止境，也越會變得殘酷。……他和他們之所以會對現實和他人進行徹底批判，就是因為把自己同『普遍價值』和『真理』視為一體的緣故。」（伊藤虎丸：《魯迅與日本人》）

改造世界、改造別人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們自詡的神聖使命。然而這樣一來，也便把自己置於最廣大「別人」的掃蕩之列。

其實，在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誰也不能滌清自身的小資產階級根性，成為真理的化身。

瞿秋白之初「悟」，在中國革命雲卷風吼的大潮裡，算不算另類的聲音？「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心不但在一切種種窮人的肚子裡有，就是在工人的肚子裡也會有。」（《「懺悔」》）

瞿秋白之感慨，穿透中國共產黨百年行程，是不是韻味猶濃？